



一百年的時間，從四個醫生的診所，到世界頂級醫院。在燒成灰燼的廢墟中重生，走過了大蕭條和二次世界大戰，一直在創新、在發展，開創許多先河，引領業界風騷……憶往昔，崢嶸歲月稠。

#### 序

一百年前，坐落在大湖畔的克利夫蘭（圖為當時的一個街景），是當時全美第五大城市。人口劇增，生機盎然，雲集了工業巨頭和富豪商賈，充滿了創新和發展的機會。如今聞名遐邇的交響樂團、藝術館、城市公園和會所等都是在那個年代，由富庶而慷慨的居民們捐款興建。



1921年2月26日，晚上八點，500名當地和從外地趕來的醫生們參加了克利夫蘭診所（Cleveland Clinic）的開業慶典。來自明尼蘇達州的 Mayo Clinic 的 Dr. William J. Mayo 是重要致辭嘉賓。隨後，作為創始人的四位醫生，Drs. Frank E. Bunts, George W. Crile, William E. Lower, and John Phillips, 亦分別致辭。2月28日，正式開始接診病人。



**當地圖書館的有關診所開業的收藏**  
一個非盈利性的，多學科醫生合作的診所就此誕生了。

這是一家從開始就是年薪制的醫生集團，這個與生俱來的標誌性模式，在當時不僅小衆，而且飽受非議甚至在某些州里被禁止。

這是一家帶着戰地醫院風格的診所，一個在世界大戰的戰火中錘煉的理念，改變了整個醫療模式。



The founders (clockwise from upper left): Frank E. Bunts, M.D.; George W. Crile, M.D.; John Phillips, M.D.; and William E. Lower, M.D.

一個世紀的歲月，1921-2021年，從四個醫生的小診所，到世界頂級醫院。百年風雲滄桑，多少興衰存亡。那些創造奇迹的人們，雖已逝去，卻長存。

#### 一、創始人

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美國試圖遠離但終究還是在1917年捲入其中。就像其他美國人一樣，醫生也不可避免地捲入了戰爭，包括克利夫蘭診所的幾位創始人。紛飛戰火中，這些外科醫生看到了合作的高效，他們像一個整體一樣思考和行動，萌生了一個後來改變了整個醫療模式的想法。

其實，故事的開始可以追溯到60年前或者更早。那時候，另一場殘酷而血腥的戰爭，美國內戰，剛剛結束。在那個時候，克利夫蘭診所的創始人們才剛剛出生。

**Dr. Frank E. Bunts (1861-1928)**

出生於1861年的Dr. Bunts，是三個外科醫生中最年長的一個。在海軍短期服役後，他進入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醫學院。1886年，他作爲最優秀的畢業生



#### 當年的城市醫院的鳥瞰圖

1895年，這三個外科醫生已經是完全平等的合夥人。他們均攤診所所有的開支並分享所有的急診收入，同時，他們還保持各自獨立行醫，又存在着競爭關係。相互之間的信任和對彼此的信心，奠定了他們未來合作的基石。

一切都順利，1897年，這三位醫生搬進了更大更新的診所。

1898年，西班牙-美國戰爭發生了爆發了。Bunts 和 Crile 作為軍醫奔赴前線，Lower 獨自

# 從小診所到世界頂級醫院之一：創始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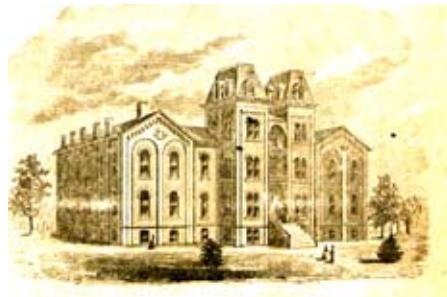
俄州亞太聯盟 同語軒



Offices of Drs. Bunts, Crile, and Lower, Osborn Building at East 9th Street and Huron Road, 1897-1920 (artist's drawing)

在畢業典禮致辭之後，做了一年的實習醫生之後，他加入了韋德醫生 Dr. Frank J. Weed 的診所。後來擔任 Wooster Medical School 醫學院的外科主任。Wooster Medical School 在1896年被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合併。

Wooster Medical School 在1896年被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合併。原來位於東14街的校址，如今是幾條州際高速公路的交



匯處。  
**Dr. George W. Crile (1864-1943)**

1864年，Dr. Crile 出生在俄亥俄州的一個農場。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完成師範教育，于1884年拿到了教師執照，並擔任一所學校的校長。但是，因爲跟當地一個醫生 Dr. A.E. Walcker 的接觸，他的興趣很快就轉移到醫學上。Dr. Walcker 借給他醫學書籍還帶着他去探訪病人。1887年，他在 Wooster Medical School 獲得醫學博士學位，並在大學醫院跟隨韋德醫生實習。隨後他和 Dr. Bunts 一起，作爲助手，在韋德醫生的診所里正式行醫。



Offices of Drs. Wood, Bunts, and Crile at 18 Church Street, 1886-1889 (artist's drawing)

#### 韋德醫生診所

遺憾的是，45歲的韋德醫生，在職業生涯的頂峰，不幸感染肺炎而去世。這個時候 Bunts 醫生還不到30歲，Crile 醫生比他還要小三歲。跟韋德太太商量之後，他們決定買下韋德醫生的診所一起經營。之後，診所運營情況一直非常好。

1892年，診所需要更多人手。Bunts 和 Crile 醫生幾乎沒費吹灰之力，就說動了 Crile 醫生的侄兒，Lower 醫生，加入了他們。三人一起在上圖的診所行醫。



Offices of Drs. Bunts, Crile, and Lower at 280 Pearl Street (now West 28th Street), 1890-1897 (artist's drawing)

**Dr. William Lower (1867-1948)**  
1867年，Dr. Lower出生在俄亥俄州。在農場長大的他，從小就很獨立而且很努力。1891年從 Wooster 醫學院畢業後，曾在城市醫院工作過一段時間，隨後成立自己的診所。



1895年，這三個外科醫生已經是完全平等的合夥人。他們均攤診所所有的開支並分享所有的急診收入，同時，他們還保持各自獨立行醫，又存在着競爭關係。相互之間的信任和對彼此的信心，奠定了他們未來合作的基石。

一切都順利，1897年，這三位醫生搬進了更大更新的診所。

1898年，西班牙-美國戰爭發生了爆發了。Bunts 和 Crile 作為軍醫奔赴前線，Lower 獨自



是有着火一樣的熱情要把事情做完，偶爾會把不那麼成熟的科研中得到的東西用在病人身上。一些人可能認爲他不好相處。所以他有衆多的支持者也有衆多的反對者。然而他同時代的絕大多數人都會承認，他是當時世界上最先用實踐生理學來解決外科問題的先驅之一，他也是整個國家推動和組織醫學學會的領袖之一。他是美國外科醫生協會的主席。克里夫蘭診所得以建立，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他的能力、地位和這多年的業界經驗。



如果是 Crile 醫生是集團的驅動器，那麼 Lower 醫生就是剎車板。他天生的保守主義甚至體現在在他的外科手術切口上。他的那些手術切口，小到除了他之外，沒有人可以進行操作，就連站在他邊上的助手也根本看不見裏面發生了什麼。作爲一名泌尿外科醫生，他既是一個有精湛技藝來完善事情的術者，又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先鋒。同時，他還是一個堪稱完美的會計師。他檢查每一項支出來確保不會因爲 Crile 醫生的衝動花費而影響診所運營。後來，在傍晚的時候，他甚至經常在診所里溜達，關掉那些他認爲沒有必要亮着燈。但是，他並不是一個吝嗇鬼，他的謹慎和保守完美地平衡了另一個人的過度激情。



這兩位創始人，儘管他們在性格上如此不同，從來沒有人見過他們爭吵。

我沒有真正像認識其他人一樣認識 Bunts 醫生，因爲他很早就去世了。但是他從來沒有，至少我在場的時候，從來沒有展現出另外兩個醫生那種幽默。我曾經見到 Crile 和 Lower 醫生開玩笑，嘻嘻哈哈，講到他們怎麼樣對付那些宿敵的時候，兩人甚至笑得在地上打滾。我難以想像 Bunts 醫生做這樣的事情。他的外表和人品，都會讓你會聯想到一個傳統的參議員。我的父親曾經這樣告訴我，在我們這個團體，他才是那個真正值得尊敬的人。

Phillips 醫生也很早就去世了，所以他只是我兒時記憶中的一個醫生，而不是一個私人朋友。他總是安靜又信心滿滿的，泰山崩於前而不動聲色。我想他的病人和同事都對他有同樣的信心，這也是他可以成功組建大內科的原因。

儘管這些創始人的個性很不一樣，但是一些內在的共同的東西，把他們緊緊地粘合在一起。他們都曾經在軍隊服役、都曾經在醫學院授課、都熱愛並致力于醫學。共同的背景、共同的經歷、共同的眼界、共同的動力、共同的想法。他們要建立一個醫療集團，一個各醫學專科在一起、行醫教學和科研在一起的團體。他們開始做計劃，像一個整體一樣思考和行動，創造一個理想的醫生集團。

成立後短短幾年內，診所迅速發展，而一場幾乎滅頂的災難，也在接近。  
(圖爲克利夫蘭診所開業時的大樓，至今站立在院區)

